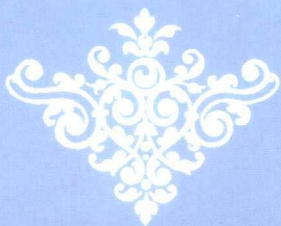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回归本源》

(辅读材料, 随书馈赠)



外国文学出版社

编者絮语

一九九九年末,《中华读书报》评选“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百年孤独》仅次于《阿Q正传》名列第二。评选的权威性如何姑且不论,但《百年孤独》对世界文学的震撼之烈和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之大却是毋庸置疑的。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外国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译本。为使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部传记,在此,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关于作者、作品的情况,以及作品出版后在世界文坛的反响;此外,还附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八部主要作品的故事缩写。后者系编者依据原作并参照相关译文编写而成。从这些类似内容提要的缩写故事中,读者仍可看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怎样把他所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写进自己的作品,同时还可以从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中看出作家创作历程、作品题材风格发展变化的轨迹。

八部作品的故事缩写仅作阅读传记的辅助材料之用,未经认可,请勿摘登和转载。

胡真才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目 次

- 《回归本源》作者简介
- 《回归本源》内容简介
- 《回归本源》——反响与评论

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作品简述

- 枯枝败叶(1955)
-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
- 恶时辰(1962)
- 百年孤独(1967)
- 家长的没落(1975)
-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
- 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
- 迷宫中的将军(1989)

《回归本源》

作者简介

达索·萨尔迪瓦尔，哥伦比亚作家，一九五一年七月生于安蒂奥基亚省圣胡安市。在麦德林市读完中学和大学，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学习政治法律学，并于一九七五年定居马德里。此后曾担任《国民报》、《观察家报》、《美洲札记》和《非洲—亚洲》等欧洲和美洲多种报刊杂志的评论员和记者，当过西班牙电视台文化节目的编辑和主持人。一九八一年获西班牙“福地短篇小说奖”。除《回归本源》外，他还出版了塞萨尔·巴列霍、奥雷利奥·阿图罗、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和阿尔瓦罗·穆蒂斯等拉美作家的评传。目前，正在撰写一部有关玻利瓦尔的情人萨恩斯最后二十年戏剧性生活的长篇小说。

《回归本源》

内容简介

一九五二年三月初,二十五岁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母亲一道去老家变卖外祖父母的宅院。这次故乡之行激发了他继续旅行的欲望,他要寻根,要回到外祖父母的出生地去,因为早在他出生前十九年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他外祖父与一个朋友的决斗,即改变了这个家族的生活轨迹,从而也预先决定了他本人的人生命运和文学命运。本书详尽叙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背景、文学训练、创作实践及社会活动,并圆满回答了萦绕于作者脑际达二十年之久的两个问题:能写出《百年孤独》一书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产生这部奇特小说的历史、文化、人文环境的底蕴究竟是什么?

书中附有珍贵图片七十余幅,多为首次发表。

《回归本源》

——反响与评论

《回归本源》于一九九七年三月由西班牙旺泉出版社出版，五月即重印，第二年被译成德文和荷兰文分别在这两国最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又以英、法、葡、韩和阿拉伯等文种在各语言对象国出版；二〇〇〇年上半年，作者将本书修订重版。

《回归本源》出版者认为，本书以活泼的叙述文体、真实的细节和详尽的资料描述了传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许多瞬间。

西班牙《加那利日报》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称：《回归本源》一出版，其作者便使他的同行们相形见绌。……他们将开始钦佩、敬重以致忌妒他了。

英国的《欧洲杂志》周刊一九九七年五月第一期刊登署名文章说：“传记作者既是传主的朋友，更是历史学家，……令人欣慰的是，萨尔迪瓦尔完全不是给我们提供一幅二十世纪哥伦比亚这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国家的社会历史，而是考证了许多形成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行神话的奇妙故事。”关于这本书的缺点，评论者认为是作者“可能过于抬高了《百年孤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作家本人声称他更喜欢其他作品时”。

马德里《评论》月刊一九九七年五月号的一篇文章则道出了作品的中心思想：《回归本源》回答了萦绕于作者脑际达二十年之久的两个问题：即能写出《百年孤独》一书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产生这部奇特小说的历史、文化、家庭、人文环境的底蕴究竟是什么？

答案之一：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的十九年前，他的外祖父在雨地里同朋友的一场决斗，即改变了这个家族的生活轨迹，从而也预先决定了他本人的人生和文学命运，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本传记必须从传主出生前十九年的那个雨中黄昏写起。

答案之二：加西亚·马尔克斯幼年在外祖父母身边生活，外祖父母对他的双重教育，使他自幼生活在一种半现实半魔幻的氛围中；他所经历的许多事，与他相处的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伙伴，后来都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素材，因而也是魔幻与现实的融汇。

传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部作品褒奖有加，称它是迄今为止写他的所有传记中最好的一部。

总而言之，《回归本源》是当今世界文坛的一部最全面最详尽最客观论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及创作的传记作品。它集史料性、权威性、可读性于一体，具有认识和了解哥伦比亚社会历史、文学艺术以及许多世界文学大师的功用。

外国文学出版社独家拥有本书的全球中文版权！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主要作品简述

枯枝败叶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母亲领着孩子跟父亲去参加一个葬礼的情景，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但作者通过这三个人物的内心独白，反映了小镇几十年的生活。不过，作者并不满意这部作品，他承认自己在写这篇小说时，恨不得把当时从英美小说家那里学来的创作技巧和手法一古脑儿地统统塞进这本书中。本书出版于一九五五年，合中文约六万三千字。

忽然间，香蕉公司好似一阵旋风刮到这里，在小镇中心扎下根来。尾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的、喧嚣的“枯枝败叶”。这些人类的“枯枝败叶”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商店、医院、游艺厅、发电厂的垃圾卷到这里。就连都市那些倚门笑卖的垃圾也和“枯枝败叶”混在一起，来到我们这里。她们搭起一座座矮小的木屋，先收拾出一个角落，支起半张行军床，权做露水夫妻幽会的暗室。在这一群像暴风雪、像狂风暴雨般袭来的陌生面孔中间，我们这些最早居民反而成了新的客人，成了外乡人、外来户。

——一九〇九年记于马孔多

这是我第一次瞧见死尸。死人光着头，脑袋青青的，嘴巴微微张开，又肥又大的舌头向一边耷拉着，比脸的颜色还要暗淡；他还瞪着大眼睛，目光既焦躁又茫然，脸上也是怒气冲冲，好像刚和人吵过架一般。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参加葬礼，到这儿来的只有外祖父、妈妈和给外祖父干活的四个印第安人。那几个长工把死者放进棺材。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对我说的话：“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想到这儿我觉得背后直冒凉气。

我真不该带孩子来，这种场面对他很不相宜。对我这个快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受不了这种停尸待验的压抑气氛。我应该对爸爸说：十七年来，这个人同外界断绝了一切关系，什么仁爱之心啊，知恩图报啊，他一概不懂。兴许只

有爸爸能对他有点好感，这才不使他烂在屋子里。爸爸拿定主意这么干，本来是为了积德行善，可到头来难免惹得一身臊。假使梅梅还健在，她也很可能跟全镇人站在一起，反对六年来和她同衾共枕的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对她的爱恋和体贴，与一头骡子相去无几。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伤员抬到大夫的门前，他却死活不开门，而且打那以后，这扇门就没有开过。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房间里腐烂发臭吧！我真犯不上跟全镇居民顶牛，多管这档子闲事，结果闹得天怒人怨。仇恨难消的人们恶狠狠地盯着我，连教会也千方百计反对我。刚才安赫尔神父对我说：“我不能答应把一个六十年来不信上帝、最后悬梁自尽的人安葬在教堂的公墓里。您要是撒手不管这事，我主一定会保佑您。这可不是修好积德的事，这是违抗天意的罪孽。”

梅梅的确不在这儿住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十一年前。当时，她在这儿开了个小药店，对街坊四邻总是有求必应，不知不觉中，药店变成了杂货铺，她手脚勤快，持家有方，把小铺收拾得井井有条。不知她为什么这么贱，居然和这么个大夫姘居。当时他俩都住在爸爸家，一个几乎是养女，另一个是食客。大夫留着一撮小黑胡子，一见女人，那双狗眼里就闪露出淫荡的贪婪的光芒。我把他看成是一头奇怪的畜生，因为每天饭后，他都要大吃一顿喂驴的青草。

那天晚上，梅梅在她店铺里和我对面而坐，给我讲起了一段遥远的、难以忘怀的真人真事。她说，战争期间，我爹我娘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母亲生下我便去世了。那时这里是一个只有几户逃难人家的荒凉小村落，他们在这里动手重建家园，盖起了一所农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过起了内地没有的安详、宁静的田园生活。

一九〇三年的某一天，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瘦如柴，一张干瘪的脸傲气十足。欢迎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怪人，既然他这么冷淡，大家也就散了。人们注意到他那张脸像个牛头，没有嘴唇，嘴巴像个横开的口子。随后老人们终于记起，当马孔多还是个荒村的时候见过他，那时他还光着屁股玩石子。他在“八五”内战中打过仗，十七岁就当上了上校，为人坚韧不拔，是个反政府派。多年不见的他，现在却回来当神父了。谁也不记得他的教名，倒是记得他妈妈给他取的那个名字：“小狗”。

遂称他“小狗神父”。

在这同一天的几乎同一时刻，来了一位大夫。他把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写来的信交给我以后，我们在办公室谈了好长时间。他对布恩迪亚上校敬佩得五体投地，十分感激对方的知遇之恩。我把他安排在走廊上临街的那间屋里，他在门上贴了一张广告。过了一个礼拜，登门求医的人纷至沓来，我们只好把几把新椅子挪到那间屋里去。

棺材盖上了，可是我还记得死者的面孔，那副幻相弄得我焦灼不安。外祖父在妈妈身边坐下来，和妈妈一样在平静地等着什么，那几个印第安人也一个挨着一个静静地坐在床上，眼睛避开棺材，他们也在等着什么。

他在我家住了四年。作为医生，他的认真劲儿在马孔多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鲁，放荡不羁，让人觉得他可畏而不可敬。后来，香蕉公司来了，盖起了职工医院，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夺走了病人，他只好在吊床上一躺，从此不再出门了。到一九〇七年，镇长要求全镇的自由职业者进行一次登记注册。过不多久，镇长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了。直到这一天——他在我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大夫离开我们家已经四年了，继母第一次和我谈起大夫的古怪脾气。“五年前，他还在这儿住着，像个牲口似的关在房里，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反刍，跟牯牛一样。”继母说，他在这儿整整住了八年，和梅梅同居了六年，但梅梅病倒以后，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供他吃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像全都喂狗了。准是为了梅梅的事，爸爸把他撵走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的规模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梅梅发病的那天晚上我去叫他时，他躺在行军床上，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回答说：“不必了，她怀孕了。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我没有任何感觉，现在再说什么“大吃一惊”，已经为时太晚了。“这是她第二次怀孕，第一次是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发现。”看他那副轻描淡写的样子，我火了。“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要说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自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可他并没有火冒三丈，而是把我大大地恭维了一番。我想，这大概是他对我们给他八年关照的最好回报吧。

妈妈坐在那里呆呆地发怔，外祖父回到她身旁，在她眼前晃了晃手杖说：“醒醒，孩子。你在想什么呢？”妈妈勉强笑了笑说：“我在想小狗呐。”外祖父

在她身旁坐下，把下巴支在手杖上，说：“真巧啊，我也在想他。‘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随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停放死尸的地方走过去。

我是第二次到这间房子里来。第一次是七年前，当时屋内的布置和现在一模一样。那时，香蕉公司对我们压榨够了，离开了马孔多，他们带来的垃圾中又滤出了一批垃圾，跟着公司去了。“枯枝败叶”——一九一五年繁荣的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也随之而去，抛下了一座衰落的村庄。可是，到一九一八年底大选临近的时候，有人向新的当局提起了这位孤僻的大夫，控告他害怕镇上人假梅梅之手给他往饭里下毒药，就杀死了他的姘头，把她埋在菜园子里。地方当局派人砸开大门，搜查了他家，在院子里挖地三尺，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找到。那一次，他们很可能把大夫拖走，毒打了一顿，然后借口官府办事讲究干净利索，要在广场上把他杀死了事。就在这当口儿，“小狗”出面干涉了。他邀我一道去向当局说明事情原委，这才救了大夫一命。

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了。等的时间愈长，我就愈是担心，孩子那种六神无主的表情，那种和他爸爸一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叫我担忧。我儿子似乎要在这个礼拜三的炽热的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就像九年前他爸爸从火车的窗户里挥手告别，一去不返一样。

镇长朝长工们走去，吩咐他们钉上棺材盖，打开大门。棺材盖一钉上，人们就再也看不见大夫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三年前，他刚把我从死亡中拯救过来。真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把他带到我这里，告诉我我跌交的消息，又支持他站在我的病榻前，对我说：“您还得练练这条腿。从今往后，八成您得拄根儿手杖了。”我问他该如何报答他，他说：“您不欠我什么，上校。不过，您要能行行好，我只希望在我咽气的那天，您能往我身上盖上一层土，免得兀鹫把我吃掉。”我对他说：“这您就不必说了，大夫。您知道我的为人，即使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会顶住一切为您料理后事的。”他笑了，那双冷酷的黄眼睛第一次露出了柔和的光芒。钉完钉子，外祖父冲那几个人做了个手势，他们弯下腰去抬棺材。外祖父很激动，脸红到了脖子根儿，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

这当儿，我觉得肚子里一颤一颤的。“现在我可真得到后面去一趟了。”我想。不过，太晚了。长工们最后猛一使劲，脚后跟登住地，一直身子，棺材便晃悠悠地悬浮在灿烂的阳光里，看上去好像一只沉船。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这是一部最短的中篇小说，起先发表在一份杂志上。作品描写一个屡建战功的上校退伍后被社会抛弃，但他仍对政府抱着幻想，苦苦等待退休金的故事。作品成书于一九六一年初，合中文约四万二千字。

上校将仅剩下的一小勺咖啡末用小刀连同咖啡盒内壁上的铁锈一起刮进了咖啡锅里，待煮好之后，他小心翼翼地端进卧室送给妻子。妻子虽然哮喘病又发作，但她还是勉强坐起来，接住杯子，问道：“你的呢？”“我已经喝了，”上校骗她说：“还有一大勺呢。”

上校是个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的精瘦老头。妻子犹如一副被僵硬而弯曲的脊柱支撑着的白色软骨架，再也经受不住更多苦难的煎熬了。老夫妻俩住在镇子尽头的一座破败小院子中的一所房子里。他们全部值钱的家产就是晚上拴在床腿上，白天拴在火炉腿上的那只大公鸡。那是九年前在斗鸡场因散发传单而被枪弹打死的儿子的惟一遗产——斗鸡；还有一只挂在堂屋的挂钟和挂钟对面墙上的那幅画着披薄纱的仙女画。

此时的上校，肚子里像长了毒蘑菇一样难受，他意识到，已是十月了。自上次内战结束以来的五十六年中，上校惟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等待，而十月是能够等到的屈指可数的东西之一。

这天清晨，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使本来就不舒服的上校感到连骨头都返潮了。他服侍妻子喝完咖啡，刚想上吊床再睡一会儿，镇上响起的丧钟，使他记起了比他儿子阿古斯丁正好小一个月的人今天要出殡。他得赶紧前去参加葬礼。这是小镇多年来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一个星期的阴雨，折腾着上校的肚子和妻子的病体。尽管如此，上校也没间断侍弄那只鸡。星期五下午，斗鸡经儿子过去的斗鸡迷伙伴们检查一切正常后，上校告诉妻子说，孩子们在攒钱，准备在一月份斗鸡时往这只鸡上下注。妻子怎么也不明白这只头小爪子大的丑八怪，怎么会那样令他们着迷。

上校却得意地说：“都说这是全省最棒的公鸡，也许值五十比索呢。”妻子只明白，再把那点玉米喂完了，就只有拿自己的肝来喂它了。

上校好不容易说服了妻子不要卖鸡之后，急忙赶到码头等船靠岸。像这样充满期望而最终失望的等待已经十五年了。他跟在邮政所长身后来到邮局门口，正好碰上在那里等报纸的医生。他就一面向医生叙述妻子的病情，一面注视着所长分信的每一个动作，盼望所长在他信格前停下。所长分完信，头也不抬地说：“上校什么也没有。”上校不好意思地说：“我什么也不等，没人给我写信。”医生把看过的报纸交给上校带回家去看。上校躺在吊床上，按日期顺序看着报纸，就连广告都不放过，直到宵禁号响后才收起来。妻子问：“没提到你们这些老兵吗？”“没有。”上校边熄灯边说。“开始还登登新领退伍金的人员名单，这五年倒干脆，什么也不登了。”

第二天晚上，老两口掂着仅剩的五毛钱硬币，不知该买什么好。妻子像是痛下决心似的说：“那就买玉米吧，天知道我们该怎么混下去。”这一周，靠着妻子缝缝补补、拼拼凑凑的针线技巧总算维持过去了。

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上校又是败兴而归。妻子不耐烦地带着讽刺味道说：“够了，像你这样等信，一等就是十五年，真得有股牛劲啊！”上校在吊床上看报纸，无可奈何地说：“得等着挨个儿来嘛，我们是一千八百二十三号呀。”妻子说：“哼！这个号头就是彩票也出现过两次了。”这个号码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登记上的，也就是上校在十九年前国会发布法令后申请批准花了八年，又用六年时间等待才换来的。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就是那时寄来的。

上校决定换个律师。他到当年承办他的退休金的律师那里要回了委托书。而那个证明他历尽艰辛，跋涉六天才用一头骡子驮回内尔兰迪亚兵营的两箱军款的收据——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签字的收据——却因总统和政府官员的频繁更换而不知去向。上校气愤极了。

十月二十七日，上校决定亲自办理退休金的事。于是他紧闭门窗，伏案书写他的材料。上校把写好的材料念给妻子听，确认无误后才在第二页纸上签上名，封好寄出。

十一月二日，妻子给儿子上坟回来又犯病了。上校承担了全部家务，他东借西赊地维持着艰难的生活，这才体会到妻子多年的操劳是何等不易。

上校靠着对来信的希望支撑到了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实在无法既照顾好自己又照料好那只公鸡了，他把最后一把菜豆喂了鸡后来到邮局，直

截了当地问邮政所长，是否有他的航空信，得到否定回答后，上校惶惑地说：“信肯定是今天要到的。”所长耸耸肩说：“只有一件东西肯定是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几天来，妻子带着钟和画走遍小镇各个街区，看到处处在卖分期付款的时兴夜光钟，至于那幅画，几乎家家都有，她只得拿结婚戒指作抵押借款，却被神父说成是罪过。为了掩饰家中的窘境，妻子有时在锅里煮石头。

十二月初的星期五，也是斗鸡训练开始的日子。这一天，小镇苏醒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从斗鸡场传出，人们奔走相告。上校抱着获胜的斗鸡回到家里，虽然又没有来信，但他感到很欣慰。晚上，当妻子劝他再考虑考虑卖掉鸡时，他便斩钉截铁地说：“没什么好考虑的。”

第二天午饭时，见妻子忍着不哭出声来，上校暗自吃惊。四十年的苦日子磨练得她更倔強了，连儿子死都没有掉泪。

“你太伤人心了。”她终于忍不住说。“你任性，死脑筋，还伤人心，我啃了一辈子黄土，到头来，还不如一只鸡。”

“这是两码事嘛！”上校辩解道。“一回事！”妻子反驳着，“我活不了多久了，这你早就知道。我得的不是一般的小病，我是快入土的人了！”

这天下午，上校亲自把公鸡带到了斗鸡场。当他晚上回到家，发现妻子又犯病了。他累极了，恨不得一觉睡醒，就是四十四天后的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斗鸡开始的时刻。

这一夜，妻子通宵未眠。天快亮时，她把上校摇醒，说：“要是什么也卖不出去，你还有啥办法？”上校说：“那就该到一月二十号了，那天下午就会拿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头。”

“那是斗赢了，”妻子说。“要是输了呢？”

“这只鸡不会输。”

“假如输了呢？”

“还差四十五天才轮到考虑这事呢。”上校说。

妻子完全绝望了。她一把揪住上校的衣领使劲摇晃着，声嘶力竭地说：“这些天我们吃什么？你说！吃什么？”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用分分秒秒累积起来的七十五岁——才到达了这个时候。他自觉心底坦然，问心无愧，什么也难不倒他，便干脆利落地回答说：

“吃屎！”

恶 时 辰

小说描写一城镇因出现揭人隐私和诽谤他人的匿名帖儿而酿成的悲剧。反映了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哥伦比亚由于暴力恐怖和党派纷争所引起的社会极度混乱。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合中文约十二万字。

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劲才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皮，推开蚊帐，沉吟了片刻，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神父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上，敲钟可是个累活儿。可是，他总是亲自敲钟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尼达推开临街的门，冲神父打了个招呼。神父称赞镇上巴斯托尔的单簧管小夜曲吹得特别好听。特莉尼达姑娘心不在焉地说：“不过，昨天晚上还有更妙的事呐。”

“什么事？”神父止住脚步，平静地问。“匿名帖儿，”特莉尼达神经质地笑了笑说。

和教堂相隔三个门的那幢房子里，蒙特罗还在做梦，他梦见几头大象。猛然间他醒了，听到教堂打钟，穿衣服时，又听到巴斯托尔吹单簧管的声音。蒙特罗系好马刺，用鞋跟在地上磕了几下。“十月里，老虎正好长膘。”他说着便背起猎枪，骑上骡子冒雨出门了。走出大门外，骡子打了几个盘旋，才在溜滑的泥地上站稳。就在这时，他忽然瞥见门上贴着一张纸片。雨水已把字的颜色冲掉，但还能依稀看出是什么意思。他让骡子朝墙跟靠了靠，猛地把纸揭下来撕得粉碎。

蒙特罗一抖缰绳，骡子一阵小跑，来到了巴斯托尔家门口。他翻身下骡，摘下猎枪，走进巴斯托尔家的庭院，甚至语带亲切地叫了一声：“巴斯托尔。”巴斯托尔出现在门口，手里正在往下拆卸单簧管的嘴儿，见此情景吓得目瞪口呆。蒙特罗咬紧牙关，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巴斯托尔像条虫子似的扭曲着身体向前爬了几步不动了。